



在假面的背后

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

何根海 王兆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在假面的背后

——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

何根海 王兆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假面的背后: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何根海,王兆乾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5

ISBN 7-81052-338-4

I. 在… II. ①何…②王… III. 地方戏,傩戏-艺术-研究-安徽 IV. J82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155 号

本书得到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在假面的背后——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 何根海 王兆乾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印刷	合肥五里岗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排	合肥女娲照排中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朱寒冬	印张	10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250 千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0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52-338-4/K·28

定价 2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傩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近年来,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前年,看到吕光群编著的《贵池傩文化艺术》大型画册,现在何根海、王兆乾先生又合写了一本很有份量的《在假面的背后——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这对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傩文化,毫无疑问,又是一件可喜的事。

安徽贵池傩戏是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并以戴面具为表演特征的一种祭祀性民间戏曲表演活动,伴随着学术界对本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热潮,池州文化部门从80年代初也开始对贵池傩戏这一原始古朴、风格独特的民间文化形式予以关注,并着手系统调查考察。1986年5月成立了“贵池戏曲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室,搜集整理了一些相关资料。1987年2月,“全国首届傩戏研讨会”在安徽贵池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傩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薛若邻语)。1988年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成立,1990年第一届中国傩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把中国傩戏研究推向高潮,傩戏傩文化成了学术界一个不小的热点话题。在安徽贵池,除国内学者外,日、美、德、新、韩和港、台等国家和地区有许多学者纷纷前往傩戏发生地调查研究。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

贵池电视台等也多次进行了实况拍摄和专题播放。随着文化学术界的介入,尘封已久的贵池傩戏逐渐冲破大山的桎梏,从荒野村落中走了出来,走进了国内外文化舞台和学术殿堂,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注意和重视。近20年来,安徽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也大力着手深入研究贵池傩戏傩文化,一些论文先后在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在国内外出版了傩戏剧本选和调查报告,出版了精美的大型画册,这方面较有成就的主要有王兆乾、何根海、吕光群、王秋贵、彭文廉、黎承刚等。

安徽贵池傩戏是安徽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在中国傩学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演出形式、面具、唱本、剧目、唱腔、道具、砌末等等均较古老和完整,具有“戏曲活化石”的性质,从它的表演组织、规范、程序、程式、功能等来看,同样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族傩表演的一个活的标本,是儒教宗法社会在村落文化中的一个真实投影。同时贵池又处古代吴楚之交,长期受到吴楚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因而贵池傩戏具有内涵丰富的田野文本,具有宽博深邃的文化蕴涵和学术价值。它包摄着鬼神崇拜、祖先崇拜、文化英雄崇拜等原始观念,包摄着高禩生殖崇拜和多种巫术巫仪等原始文化意识。这些原始古朴的宗教信仰与文化意识大多隐藏在山民虔诚的傩仪、傩舞、傩祭之中。在傩戏演出前后繁杂的仪典如请神下架、揩脸子、请阳神、送神上架、祭傩神、行傩、游傩、朝青山庙等祭仪与傩俗中,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寄寓和表现了这些原始文化信息。乡民虔诚执着举行的傩祭、傩仪、傩舞意在降神迎神、驱邪逐疫,具有强烈的宗教祭祀功能和巫术实用功能,乡民搬演傩戏则更多的是着眼于祭祖娱神和淑世化民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贵池傩戏是一种正在走向消亡的化石性田野文化,同时也是皖江文化圈中一个鲜活的民俗亮点,因而急需进行抢救性调查和

研究。这两位学者通过对贵池傩戏傩文化深入细致的个案考察和实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傩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可以弄清和印证中国戏剧史、戏曲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复杂问题;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精髓。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民间宗教的发生和嬗变、宗族结构、宗法关系、民间信仰和皖南地区政治、经济、民风民俗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这部著作明显具有学术开拓性,具有弥补学术空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本书特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原创性强,新见迭出。两位学者一方面守住并利用秦汉以前的历史文献,一方面把握好当地民众的文化传统和傩戏表演实践,力图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框架,同时还征引大量源自田野的第一手民众口头传说资料来加以申论,以俗证史,以史观俗,史俗结合,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见。本书便集中展现了这两位学者多年来对安徽贵池傩戏傩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如王兆乾先生认为傩舞《舞伞》近似先秦的“绶舞”,是古老的祭社舞蹈;《舞回回》便是唐代“醉胡腾”的遗存,贵池清溪乡的假面胡人舞狮,也是唐代著名的西凉伎的孑遗;《舞古老钱》实是宋代“抱锣”的遗留,它是一种祈求丰收、太平的舞蹈等等。何根海先生认为傩舞《打赤鸟》是后羿射日神话在民间原生形态的文化遗留,打赤鸟即是巫术性的射日,打赤鸟行为还是楚人的一种逐穰祈春的祭仪;傩舞《舞滚灯》《舞伞》等浸润着乡民严重的生殖祈嗣的精神祈愿;山民跳傩逐疫还表现了人们追求幸福安康的朴素健康观和运动狂欢精神等等。

其二,是力求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田野作业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做到了田野与案头互动,宏观与微观互渗,力求不用事象来诠释事象,不用感性田野描述来代替理性抽思,力求深入到贵

池傩戏傩文化的深层结构来寻幽探秘,揭发蕴涵,跳出了乡民直观的现实表演圈子,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学术文化层次来审视贵池傩戏的文化底蕴,在理性抽思过程中多从戏剧学、历史学、民俗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巫术仪式、符号学、表演人类学、心理学、原始文化学、民间文艺学等等视角来观照和破译贵池傩戏傩文化,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因历史层积而来的傩俗事象,不只是给予一种泛化的“意义”,而是从历时与共时的层面将贵池傩中一些祭仪与习俗进行解构与剥离,从多层次多理论视角进行揭破,这无疑提升了贵池傩戏傩文化的学术品位,使贵池傩戏傩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傩戏学研究界占了一席之地。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两位学者习于以传统文化为参照,既进行还原式研究,又进行变异式探讨。前者力图从现实鲜活的傩俗事象中推导出祖先遗留的成份,从而理解和发现“生活中的古典”;后者着力从眼前的傩俗中寻绎故俗是如何一次次被附加新的涵义,从而看到傩俗的变异性和再生性。在他们看来,傩戏虽然被称为“戏曲活化石”,但在民众的表演实践中,由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已使这类所谓的“活化石”(遗留物)变得模糊和不纯粹,研究中不能只看到这个“活化石”的静态遗存,更应从文化的动态发展中寻找内在规律和形式法则。两位学者在研究贵池傩戏中时刻兼顾两方面的研究,可谓深入堂奥,切中肯綮。

顾连芳

2000年3月28日于合肥

目 次

序言·····	欧远方(1)
上篇 安徽贵池傩戏的宏观考察·····	(1)
一、贵池的基本情况·····	(3)
二、贵池傩戏概观·····	(7)
三、贵池傩戏的仪式·····	(30)
四、贵池傩戏的表演·····	(36)
下篇 安徽贵池傩文化的微观研究·····	(164)
一、从贵池对昭明太子的祭祀看傩戏的形成·····	(164)
二、贵池山民跳傩的文化心态·····	(184)
三、贵池傩中五个问题的初步认定·····	(194)
四、傩舞《打赤鸟》:一个原型事物的文化解绎·····	(204)
五、池州傩戏与明成化本《说唱词话》·····	(241)
六、裸露与遮蔽:傩荤现象的伦理考察·····	(269)
七、跳傩驱逐与民众的运动健康观·····	(290)
八、贵池傩文化研究的若干审思·····	(300)
后记·····	(311)

上编

安徽贵池傩戏的宏观考察

人类创造了工具使自己从动物群中离析出来的时候,便力图去解释和控制世界。原始先民首先找到的是巫术,希图通过巫术改变客观世界,以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由生产力的低下、环境的险恶和原始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原始思维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巫术,便是人类企图利用超自然力去改造、控制客观世界的行为。傩(音 nuó)是巫术的一种,它是借助于外界的神秘力量为人类自身驱赶疾病的危害和虫蛇猛兽的侵袭的一种驱赶巫术。佩戴面具模拟凶神恶兽,伴以歌舞号啕,曾是世界上很多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驱赶巫术又与图腾崇拜、祖神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文化英雄崇拜等信仰、习俗相融汇,并受后期宗教的影响,形成了历史悠久、遍及各地的巫风傩俗。中国是个多民族统一的文明古国,历史上各族团间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不尽相同,形成不同的文化圈,也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巫傩文化系统。

根据考古发掘,距今 3600 多年的商代,便已在甲骨上刻画巫

颛问卜举行室内赶鬼仪式的文字。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上有个“𪚩”字,于省吾先生曾考证,“𪚩”字像人手执棍棒在室内驱赶鬼类^①。这个字大约是商代巫覡的创造。到了春秋时代,在《论语》里才出现这个“傩”字。汉人许慎在《说文》中说这个“傩”字是借用字,可见周代这个字已经失传了。我们可以从先秦古籍中看到类似傩的活动有不同的名称,或者写作“难”,或者写作“𪚩”^②,或者写作“𪚩”^③、“殭”(与“𪚩”通)、“魃”、“鵩”。譬如“殭”是对强死鬼的驱除;“𪚩”则是对旱灾的禳除,也写作“魃”(驱赶旱魃)。大约由于孔子讲过“乡人傩”而被其学生记入《论语》一书,以及汉代驱赶疫鬼的仪式被纳入宫廷大典,名为“大傩”。从此,“傩”字便逐渐取代了其他字。汉代宫廷大傩所驱赶的主要是疫鬼,因此大傩又名“逐疫”。另外,宫廷还有其他类似的驱赶巫术仪式,所驱赶的对象不同,因有不同的名称,如蜡祭(驱除有害于人的虫兽)、雩祭(求雨的仪式,驱逐旱魃)、殭祭(驱逐死于非命的凶鬼)等等,在民间则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常与社祭(土地之祭)、蜡祭、雩祭、殭祭等合并举行。

至今,在中国的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各省,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吉林、福建诸省或自治区的边远地区或农村,仍有巫术驱疫纳吉的仪式活动,名称虽然不一,但它们都源于原始信仰,都有相似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83。

② 《论语·乡党》云:“乡人傩,孔子朝服立于阼阶。”《礼记》:“乡人𪚩,孔子朝服立于阼阶。”可见,傩与𪚩古义相通。

③ 微,上甲微,殷商王契的八世孙。因为《世本》成书较晚,曾有学者对其记载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从考古发掘的甲骨文记载看,确有上甲微和他的父亲王亥其人。说明《世本》所记“微始作𪚩”即索室驱逐非正常死亡的强鬼,渊源甚早。

的功利目的,都以面具、木偶、剪纸、草扎,或人体涂面作为神灵的依附,都把歌舞、戏剧视作仪式之降神或肖神,并不强调娱人的作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这些名目不同的巫术驱邪仪式和戏剧歌舞也百态纷呈,各具特色。仅以汉族论,有的称“傩”,有的称“平安会”、“庆坛”、“童子会”、“关索戏”、“地戏”、“锣鼓杂戏”、“跳魑”、“跳傩神”、“阳戏”、“跳八蛮”、“香火戏”、“跳五猖”等等。安徽省贵池市的傩戏仅仅是中国巫傩文化的一个流布形态,它却显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久远的文化传承。

一、贵池的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贵池市位于安徽省南部,北临长江,与枞阳县相望,南与石台县相邻,东为著名佛教盛地九华山和青阳县,东北与铜陵县接壤,西南与东至县相连,西面隔江便是安庆市。地处东经 117°06′至 117°50′,北纬 30°15′至 30°48′之间。总面积 2516.17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1.8%,贵池市东面部为山区,属九华山脉,最高峰老山,海拔 1156 米。中部为丘陵区,海拔在 50—200 米之间。北部沿江一带为洲圩区,地势平坦、低洼,为长江冲积平原。区内有黄湓河、秋浦河、白洋河、九华河、青铜河等水系,分别注入长江。流域面积 144.43 平方公里。所以贵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

贵池地处中纬度地带,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在 16℃ 左右,适宜于水稻作物生长,自古便被誉为“鱼米之乡”。从其总体文化看,是个水稻文化区。

据贵池县农业规划办公室 1983 年普查资料,全市共有居民 105,714 户,人口 529,831 人。其中农业人口 469,258 人,占总人

口的 88.66%。可见,贵池是个典型的农业地区。贵池境内共有耕地 469,846 亩,仅占总面积的 12.48%。其中,水田占耕地面积的 71.43%,约为 335,601 亩;旱地占 28.57%,约为 134,245 亩;此外,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65.16%,共 2,453,786 亩,其中林地占 37%,薪炭林占 20.96%,灌木林占 5.86%,荒山占 35.93%。水域占总面积的 10.03%,约为 377,800 亩。

(二)行政区划沿革

贵池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曾名石城、秋浦,别名池阳。据 1993 年编撰的《贵池县志》(未定稿)第二册记载,在公元前 109 年的西汉元封元年就已建立石城县,县治在今灌口乡石城村,距市区约 35 公里。隋开皇十九年(599)改名秋浦。公元 927 年五代十国时,改名贵池,并将县城迁于临江的池阳,即现在贵池市所在地。1964 年以前,城东南有二湖,古称“大池”。按古代的阴阳观念,山南为阳,水北也为阳,池州建城于大池之北,所以旧时又名池阳。公元 621 年,即唐武德四年,划秋浦、南陵二县地域建立池州,以后历代州治时有更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贵池属皖南行署池州专区,辖贵池、至德、青阳、铜陵、东流、石台六县。1952 年皖南、皖北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池州归安庆市管辖。1985 年,再度恢复池州建制,辖贵池、东至、石台、青阳四县,并改贵池县为市。

贵池现共辖 26 个乡和 3 个镇。

(三)经济与文化概况

池州一带自古经济与文化都比较发达。早在 3600 年前,这里便开采铜矿,冶造出精美的青铜器。1977 年,贵池徽家冲出土一批东周青铜器窖藏,内有七块铜铤,经专家分析,铜铤含铁量为 30%,硫 2%,表明这些铜铤属于冰铜铤。1983 年,铜陵县西湖乡出土的青铜爵、青铜罍(音 jiǔ,酒器)各一件,经鉴定,为商代早期

的作品。周代称淮河以南为“淮夷”，出土的周初青铜鼎“仲偁（音 chēng）父鼎”铭文曰：“仲偁父伐南淮夷，孚（俘）金。”中国古代称铜为金，说明这一带早以产铜著称。80年代，在贵池市曾出土西汉半两钱范，证明早在公元前200年，这里已是中国东南地区货币经济的重地。《史记》卷106载，汉高祖的侄子吴王濞据江南，曾“即山铸钱，国用富饶”。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皖南之铜山设铜官（今归铜陵市，原属池州），可见这一带经济地位之重要。《宋书》“百官志”亦载，公元420年的刘宋时代，便已在贵池东北沿江港口梅埂（又名梅根、梅垄）设立钱监。到了公元996年的宋太宗至道二年，又在池州设永丰钱监，可见，铸钱的历史在贵池一带是非常悠久的。

除了铜矿采冶以外，贵池早在唐代便已大规模开采冶炼铅锌。著名诗人李白《宿虾湖》诗：“鸡鸣发黄山，暮投虾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诗中所说的黄山，是贵池棠溪乡的黄山岭矿区，至今这里仍在开采铅锌；铅与锡是铸造钱币的重要原料，可见，贵池在历史上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贵池盛产竹，过去手工纸的制造也很发达。《蜀笺谱》载：“徽纸、池纸、竹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①这种手工纸的制造，以河流的水动力推动水碓，研磨纸浆，较为经济。手工造纸业的发达，又推动了木版印刷业和制伞业的发展。此外，贵池也是茶叶、木材、薪炭、水产、稻米的产地。明清时期，受徽商的影响，贵池在外经商的人也很多。

贵池与佛教盛地九华山相邻，是长江中下游香客舟楫停泊必经之地。九华山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据

^① 引自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0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山志记载,于东晋隆安五年(401),由天竺僧人杯渡禅师所开辟。至唐中期,又有新罗国太子金乔觉来此修行,坐化于此山。传说,为地藏王菩萨转世,故称“金地藏”,从此香火日盛。千余年来,贵池的傩文化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本文以后还要论及。唐宋以降,贵池常为文人驻足之地,留下许多著名诗篇。

贵池又是著名的戏曲之乡。明代嘉靖时期,在这里崛起了著名的青阳腔。它是宋代的南戏在池州的发展,声腔为一唱众和,锣鼓为节,以滚唱见长。滚唱,是在舒缓的曲牌旋律中,插入节奏急促的唱段(“流水板”),形成对比,从而增添了音乐的戏剧性。青阳腔的流布很广,对中国的戏曲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贵池又盛行目连戏,明代万历间,祁门人郑之珍在贵池的剡溪村(今划归石台县)编写了《劝善记》三卷,衍目连地狱救母故事。这个戏与民间信仰和民俗相结合,形成宗族性、周期性超度亡灵、驱除恶鬼的仪式戏剧,在南方诸省有着深远的影响。四十年前,贵池各乡村都有目连大会,五年或十年、二十年为一届。届时,延请僧人举行斋醮,演唱目连戏三天三夜或七天七夜。宗族祠堂设专为目连大会提供经费的“公堂”,拥有田产,由宗族族长和长辈管理。是家族最为隆重的祭祀仪典之一。郑之珍本目连戏文,据其《自序》记载,首演于明万历十年(1582)左右,当时也正是青阳腔盛行之际,用当时最流行的声腔演唱,是很自然的事。至今,贵池乡间仍有目连班社残存,所唱的声腔称“高腔”,大约是最古老的青阳腔遗存了。目连戏演出时,要祭祀“五猖”,五位猖鬼骑竹马净台;演出后,还要驱逐凶死的恶鬼,如缢鬼、溺鬼等等,都与民间的巫傩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郑本目连戏文和青阳腔诞生之前,傩戏已经在贵池广为流传。据明嘉靖《池州府志》“逐疫”条记载:“乡落自初七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像,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这种与民间

祭祀仪式紧密结合的戏剧,一直不被重视,很少有史籍记载。当然也就很少有人对它研究了。

二、贵池傩戏概观

(一)傩戏的称谓

傩戏在贵池有很多名称,地方志书称为“杂戏”或“杂剧”,有些乡村称“嚎啕神戏”,有些乡村称“地戏”,通称傩戏。杂戏之名始于唐代,《旧唐书·文宗本纪》:“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黠。’亟命驱出。”贵池傩戏之称杂戏,是否与唐代有联系,已不可考。对包括傩戏在内的全部祭祀活动,贵池则称为“傩神大会”、“嚎啕戏会”。“嚎啕戏”的名称,不见史籍记载,其他省份的傩戏也似乎没有这一名称。“嚎啕”,一般的解释是大哭的意思,但也可作高歌解,写作“噉咷”。在民间有一种风俗,名为“歌哭”,无论婚丧事,都有善哭者依礼俗而歌哭,声调抑扬有致,歌词随机应变。并且认为是一种吉祥,有“越哭越发”的说法。这种歌哭源于女巫通鬼神的巫术语言,所以《周礼·春官·宗伯·女巫》说:“凡邦之大灾,(女巫)歌哭而请(神)。”《淮南子·缪称训》称:“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孟子·告子》记载:“华周、杞梁之妻善哭而变国俗。”华周与杞梁是春秋时代莒国(今山东省莒县)的两名战将,在战争中阵亡。杞梁之妻为了使丈夫得到应有的礼葬,而嚎啕痛哭。这一故事在民间流传了一两千年,最后竟演变成孟姜女哭倒长城的长篇说唱和戏剧。古人深信,歌哭能声达于神灵或亡灵之前,使他们感动而降临,并施加怜恤。孟姜女的善哭,甚至能产生使长城崩坏的感天动地的力量。可见,嚎啕歌哭的习俗在民间已延续了几千年。也许正因为贵池傩戏有普遍演

出孟姜女故事、并视这种演出为降神,所以才称其演出为“嚎啷神戏”。

(二)沿革与流变

贵池古为吴、楚之地。吴人、楚人均信巫鬼,以歌舞事神。所以,长江以南保持着久远的巫傩信仰是有其渊源的。目前所发现的较早记载为明代嘉靖《池州府志·风土篇》“俗尚”条所引古《郡志》:“祀社毕饮,执手踏歌。”《池州府志》未说明古郡志的刊梓时代,但歌舞于社,本是极为古老的传承。《池州府志》“时序·逐疫”条载:“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象(像),或滚球灯、装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盖周礼逐疫遗意。”另外,“二月、社日祀社神”条也记载:“乡市同社者偕社众送社神(即面具)于轮社者之庭,祭以祈年。祭毕,餽其余而返。”这些简单的记录,证明贵池傩戏有着久远的传承。就目前各村落的傩事活动形式和习俗看,仍有不少方面保持着明代中叶《池州府志》记载的风貌,如舞狮、踩竹马、舞滚灯等傩舞,一唱众和、锣鼓伴奏的音乐,轮流迎接面具回本村祭祀的仪式和对土地之神(社)的崇拜等等。现存的《池州府志》虽为明嘉清年间所修,但一种风俗的形成当非一朝一日,它记载的当是更早的面目。很多大的家族要每隔六十年修一次家谱,记载家族各支系的人丁情况。有的家谱也提到风俗,对傩戏稍事勾勒。如光绪甲申年(1884)重镌《梨园章氏宗谱》便根据旧谱在其《风土篇》中写道:

新年蛋茶相饋,开筵请亲邻,作傩戏。初六、七择吉戏神(按:指面具)下架,至十六日止,乃上架。每年有神首轮管。或骑竹马,或踹高跷,《周礼》所谓“执戈扬盾、黄金四目”者犹仿佛有之。鸣金跳号,谓之逐疫。

光绪三年(1877)重修《姚氏宗谱》“信仰篇·傩戏”:

每年正月元日、元宵两夜演之。昔有四夜，兵燹后，南(边)、荡(里)减并为二，余有三夜、四夜不等。演时铙爆鼓乐喧阗达旦，而元宵清晨更以卤簿导神至青山庙文孝祠，俗谓之朝庙。此俗南边、西华、姚村皆同，惟姚村附近，先到后归，相传为尽地主之谊云。耆老言，古时朝庙(按：庙指青山庙，元代所建)，仪仗外，有秋千、抬阁、高跷诸胜。又选俊童十余人，着梨园服，扮故事，立人肩窝上，名曰“站肩”，其壮丽繁华与江浙等省赛会无异。

从现存的傩事活动看，它的积淀是层累的，既表现出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内涵，也表现出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它的深厚影响。既展现着原始信仰的方方面面，也展现着后期宗教特别是宗法性宗教的渗透。这种演变是历史上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的结果，受灾荒和战争影响，人口的流徙也是极大的因素。在调查贵池傩戏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有迁徙史，说明周代被称为“南淮夷”的部族已经在这一带消失。目前，保存家谱的家族，较早的为东晋和南北朝时代从建康(今南京)辗转迁徙而来。如谢姓、王姓、江姓等，这些家族曾有从政的历史，因政治权力的转移而避难迁移。无疑，他们会把宫廷的乐舞带进贵池。贵池傩戏的鼎盛时期可能在唐代，因为至今傩戏不但称其演出为“搬演唐文”，还可见到类似“醉胡腾”、“西凉伎”、“踏摇娘”这样的舞蹈。唐代，是个比较开放的时代，很多从国外传入的舞蹈，经过宫廷的提倡而流入民间，并与仪式相结合。到了宋代，商业经济已较发达，巫觋受儒家不语乱力神怪思想的扼制，地位越趋下降，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将以歌舞事神的伎艺，集聚于城镇瓦舍，并以其艺术门类而分工，结成班社，进一步向综合性的艺术发展，从而促进了观赏性戏曲艺术的繁荣。贵池傩戏所演的剧目，如《刘文龙》、《孟姜女》与宋代南戏的初始剧目同名，演出形式也类似宋杂